

清代
叢刊
筆記

堅

瓠

集

褚人獲著

三

堅瓠餘集卷之三目錄

陳學究

南雄淫祠

妓飛入火爐

煖金盒

牛生奇遇

甌水為醪

菊花仙

却鼠符

水為火禽即獸

雙頭雞

狼子

決點僕

杖樂工

真宗遊洞天

少林寺僧

三角碎瓦

瑞炭

群鬼面衣

琢雪為銀

月作異人

宗彞

毛龍

賤人未可苟合

夏翁有識

沉竹籠

去處去

呼石得水

雷異

山分移

韓侂冑墓

土神娶婦

喫水縛盜

鄮字音義

牂牁

乞丐

興亡數合

索疆索殿

一月兩日

象棋車馬

狼筋

伏突

獨孤信側帽

女儒

緹縈

儂家

周禮奔者不禁

宋書異同

行馬

轅門

寡人

尾微通用

過海封王

五國城

奇計却敵

天女使

女子墜庭

避役

擔生

天女相偶

竹中人

擊甕

蛇吞鹿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陳學究

了菴雜錄宋太祖生西京夾馬營中營前有陳學究失其名聚徒設教太祖幼時嘗從受學頗得其益後又與趙學究往還即趙普也及舉大事二人俱在左右然太祖但與趙計事陳不與也至踐祚用普為相而恩不及陳陳仍于陳州聚徒設教太宗判南衙時召之來贈以金帛而遣之中途盡為盜劫去生徒日衰至不免飢寒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集其門館之驛舍一夕醉飽而死兩學究同遇真主于龍潛之時而命運不同如此然太祖之待舊師殊欠厚道

真宗遊洞天

行營雜錄宋真宗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入對便殿帝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諸臣及一二內侍入一小殿庭中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帝先入諸臣從行初覺昏暗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瑤草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一道士貌奇口出揖帝禮甚恭帝亦敬答之

既而開筵邀飲。揖帝坐上席。帝遜謝再三。然後坐。諸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談皆微妙之旨。其酒肴皆非人世所有。鸞鶴舞庭際。笙簫振林木。至晚乃罷。道士送出門。謂帝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諸臣請問此何處。帝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諸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再往。不知何術以致此也。

南雄淫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意欲毀之而未言。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彭問曰。予未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特遣相候耳。因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之。彭益怒。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為遺火。以焚焉。生又夢聖姑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為我言之。否則吾亦能為之禍。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與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任之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聞之益怒。遂投炬焚之。後子及婦相繼皆死。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彭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因詰其言不驗。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貴人。前程

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終吾牝前矢之以木石耳豈公貴人前和遠大何敢犯耶。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為師儒表帥。仕終按察副使。

少林寺僧

今人談武藝輒曰從少林寺出來。昔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少林寺僧衆破之。其首功十三人。最者曰曇宗。封大將軍。次論功封爵有差。有不願官者。賜田四十頃。聽其焚修。給勅護寺。是以拳勇之風至今不替。因思楊業為宋名將。累摧契丹。兵至號為楊無敵。其家子孫人人驍勇。後為王侁所悞。陷敵被擒。不食三日死。今人但稱楊家將。而子孫泯滅。無聞少林寺之名。獨傳世有千年僧寺。無千年宗族。信然。

妓飛入火爐

廣辟寒。唐末蜀人攻岐。還至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宗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床寢息。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救之。衣服並不焦灼。又見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昏迷失音。親吏隔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儁。宗儁至。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損。訊之。皆云。被胡僧投入火中。宗信大怒。召諸僧至。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鞭之數百。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炙之。宗儁知此僧乃一村

夫新落髮一無所解。遂解其縛。使逸去。

三角碎瓦

茅山道士陳某。遊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練條貫之。燒于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天未明而行。則寒冷如故矣。

煖金盒

進士張無頗。遇袁天罡女大孃授藥。以煖金盒感之。曰。寒時但出此盒。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金盒乃廣利王宮中之寶。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唐內庫有七寶硯爐。每至冬寒。硯凍。置于爐上。不勞置火。硯冰自消。

牛生奇遇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一人窮寒。衣

服藍縷亦來投宿。生見而憐之，要與同食。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空腹已行百餘里矣。」遂飽食，卧于床前。其聲如雷。至五更，其人謂生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媿昨夜一餐，今有少報，可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生與之。令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看數頁，即書兩行。如此三度，求紙封之。書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付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生緘置書囊中。及至京，止客戶坊。貧甚絕食，忽憶此書，遂開第一封。上云：「可于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有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晨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一僧自寺內叱生曰：「雨雪連綿，何為至此？若凍死，豈不相累耶？」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畧借寺前一宿，明日當去。」僧云：「不知是秀才，可進宿也。」既入，僧設火具食。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生曰：「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在此，絕不來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生先取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頓為富人。」後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生如言，詣張氏，獨止一室。下簾而坐，有數少年上樓來，中一白衫人坐定。一人曰：「某本只有五百

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力不及也。一人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生知其貨及第矣。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為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終。

羣鬼面衣

陸餘慶少時嘗冬月于徐亮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往。餘慶緩轡從之。寒甚，會羣鬼環火而坐。慶以為人，下馬就火。訝火燄熾而不煖。慶曰：火何冷，可為我脫靴。羣鬼不應。但俯而笑。慶顧視之，見羣鬼悉有面衣。慶驚馳馬而去。其傍居人謂慶曰：此地有鬼為祟，遇之者多斃。郎君無所驚懼，必福助也。後果富貴。

甌水為醪

唐宣宗在藩時，嘗從駕回，而誤墜馬。從人不知，比二更乃能興。時天大雪，四顧無人聲，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誤墜在此，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已為芳醪矣。上喜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即帝位。

琢雪為銀

女冠耿先生於大雪中。南唐後主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耿曰能。乃取雪削之為銀錠狀。投于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周覆。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于地。及冷。鏗然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時傳先生所作雪銀甚多。

菊華仙

夸堅志。嘉州士人。黃棠博學能文。謂取功名如拾芥。肄業成都府學。學有菊花仙神祠。傳為漢宮女。諸生求名者。影響答之。棠嘗夜讀。見美女立燈下。棠驚問。汝何氏。輒至此。女笑曰。吾乃菊花仙。以君今舉當高第。故來報喜。初任郫縣主簿。宜勉之。遂不見。是歲果獲鄉薦。赴部試。至郫縣境。憇逆旅。有負水至者。棠酌飲之。又傾其餘以濯足。負者曰。村曠乏水。數里行。汲得至此。飲尚不敷。忍用濯足。棠怒曰。候我為主簿。當治爾。及試失利。復入學。見女於廊下。棠誚其言不驗。女曰。汝不能謹。輕已告人。且欲逞私憾。豈汝容乎。必欲成名。須修德。乃可。棠自追悔。省咎克責。後一舉登科。

月作異人

壽州唐中丞慶栖泊京都。雇一月作人頗極專謹。口不言錢。冬日見卧雪中。呼起無寒色。唐深異之。後為鹽樵使過河中。欲別歸。唐曰。吾方請厚祿。得報爾勤勞。又懇請唐固留。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決脊二十。唐救免不得。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並無傷痕。大驚。遂下馬與語。答曰。某所不欲。經河中過者。為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帛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却鼠符

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當大雪。造酒家樂。姓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云。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為鼠所嚙。杜即令治淨室。曰。某有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至焚符。鼠遂絕。

宗彞

貴州思南有山。形如甌。名甌峯。人跡罕到。中有獸。曰宗彞。類獼猴。巢于高樹。老者上居樹頂。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菓實。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方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此獸名虎。蝥。古人用以繪于衣。取其孝也。今解尚書者。謂衰衣所繪宗彞為祭器。其器上有虎蝥形。故曰取其

孝而不知宗彞即虎雉也

水為火禽即獸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熱水其色若火晝則冥冥夜則光照穴外雖波濤奔湧而光不減唐堯時其光爛起化為赤雲日輝四映照徹百川蓋應火德之運也○舜崩于蒼梧之野有大鳥從丹丘來口吐五色雲銜土成丘境此鳥名憑霄雀能反形變色棲木則為禽行地即為獸變化無常

毛龍

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極陰深中有龍體生五色毛唐堯時其國獻二毛龍一雌一雄乃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禹導川乘此龍及水土平放之海

雙頭雞

漢武帝時大月氏國獻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二頭俱鳴帝置于甘泉宮更以他雞混之得其種而不能鳴人以為不祥帝命送還其國行至西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飛入霄漢不知所往時有謠云三七末世雞不鳴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及王莽篡位有九虎將軍之號

賤人未可苟合

碣石剩談。江西舉人龍復禮。美髭鬚。自言平生未嘗與妓苟合。蓋恐構精受孕。生男必為樂工。生女必為娼婦。父母之遺體。淪於污賤矣。此言似迂。而實中理。後飲一士夫家。兩行樂工排列。有一未冠者。面貌形體。與主人甚相似。異而問之。樂工年長者。此是誰家子。工人云。花生子。有母而無父。已而咨訪主人。曾與其母私。蓋不肯認為己子也。

狼子

古稱狼子野心。狼子非無本。昔突厥為鄰國所滅。止留九歲一子。斷其手足。棄於溝中。有牝狼銜肉飼之。後長與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其種。故曰狼子。○說儲阿史那子交狼。生十男。

夏翁有識

漱石閒談。江陰夏翁。巨家也。嘗出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幾汙翁衣。僮曰。此人無狀。盍執而撻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耶。歸閱債籍。其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此起釁。翁析券免之。人服其識。翁與宜興徐文靖公。薄連姻。文靖書囑。

云傳語親家翁。凡訟皆無害。惟不可犯人命。翁蓋服文靖之訓不忘云。

決黠僕

宋羅點守平江。有主訟其逐僕欠錢者。審問得實。而僕狡黠。欲污其主。自陳嘗與主之侍妾通。點知其誣。乃判云。奴既負主錢。又私其婢。事雖無証。即其自供。合從姦斷。責還所負。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詞。日另究。聞者快之。

沉竹籠

唐李福鎮南梁。境內多朝貴庄產。子孫僑寓其間。相習為非。不聽官府檢束。閭巷苦之。福蒞任。命造大竹籠數具。召其尤橫者來。問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輩藉如此地望。而作如此不法事。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痛懲。賢親戚聞之。必稱賞老夫也。遂命盛以竹籠。投之漢江。曰。若輩生不受檢束。死當被牢籠。由是眾皆惕息。

杖樂工

天寶中。梨園子弟有阿雛者。善笛。頗被寵眷。怙勢橫行。犯法當死。洛陽令崔隱甫捕之。雛走匿禁中。乞哀于帝。帝乃以他事召隱甫入對。雛在帝側。帝指謂隱甫曰。就卿乞得此人否。隱甫免冠奏云。陛下此言。輕官法而重賤工也。臣請罷職。再拜欲出。帝

笑止之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內侍拽籬出。隱甫即坐廳事杖殺之。俄有勅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以旌之。

去處去

唐李紳鎮江東用法嚴明。境中龜山寺有放生魚池。僧因以為利。廉察使某公在任日。題詩勒石于池畔云。勸汝僧人護此池。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紳偶遊寺見詩。笑曰。僧若有漁罟之事。即當投之鏡湖。後僧有犯者。竟縛而沉之湖中。且作詩為戒云。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鬻鬣盡生天。庸訖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寺僧有黠而辯者。欲以因果勸諭。儼然造謁。紳問阿師從何處來。僧答曰。貧僧從來處來。紳即予以杖而逐之曰。任汝從去處去。

呼石得水

夔峽左巘上。題聖泉二字。有大石名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嘗有貴官過此。禮拜之。命僕人呼云。山神土地。行人渴甚。乞賜水。呼久不應。土人云。不當如此呼。乃代為呼云。龍王萬姓渴矣。於是水隨聲至。時冬月雪下。而水溫如湯。土人云。夏則冷如冰。凡呼必稱之為龍王。而以萬姓為辭。方得水。

天順戊寅四月。建昌熊某家被雷。中堂屋瓦如萬馬踏碎。移大門四楹。豎立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倒懸斗於梁上。又成化乙未七月。宜興西溪中。三人共駕一舟。行次被雷擊。一人網縛船中。一人頭入甕。一人橫閣於篙杪。篙則直豎船頭上。船自流六七里。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墮。俱不死。皆彷彿聞擊者言。汝能改過否。○康熙癸未六月十九。有無錫人在陸墓趣工。同耕者云。雷雨將至。速耘完歸去。其人云。那怕他打去我陽物。頃之雷震。果擊其處。下身埋於土中而不死。同伴亦無傷。雨止。眾共掘出。明日載歸。忽又雷震。人已吸去。震死於無錫家中矣。聞之。其人有淫惡云。

山分移

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距金沙江二里許。明成化庚子五月內。山忽裂。中分一半。走移於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屹立不動。西樵野記。弘治中。吳中蝦蟇山。忽自高坡徐徐而下。其行漸疾。見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即隨聲而止。已懸舊址數畝矣。

韓侂冑墓

韓侂胄既死。朝命王柟為使。函胄首送金人。以謝開邊之罪。且許增歲幣。當時有太學生題詩於學宮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後有使臣至金。金主令往觀一墓。甚壯麗。題曰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是何墓。曰韓侂胄之首葬其中也。夫權奸已死之首。固不足惜。然大傷國體。反為敵國所侮。南朝真可謂無人。

土神娶婦

說聽漢景帝廟。在荊州之麻山。相傳昭烈下江陵時。寓於中。居民因祀為土神。每元旦。設樂迎像入舍奉之。歲更一家。正統初。有張氏女。年十六。有殊色。求聘者。父母未嘗輕許。女每晨盥面。水中有黃蓋影。而家人弗見也。一日病死。復蘇云。初合目時。儀從塞目。稱麻山神來迎夫人。因升輿而行。半道忽憶失將梳具。從者言。夫人須自往取。故暫歸耳。命取梳具置櫬中。尋氣絕。父母悲甚。為肖像廟之別室祀之。

嘆水縛盜

正德中。潯陽胡景春。一目重瞳。少時粥油魯中。有全真道人。日用油。不受直。道人感之。授以異術。能挾雙瓦履。拍飛騰空中。嘗商於陝西。夜宿山中。孤姥家。姥言此地多

盜不可宿景春日止則死於盜賊行則死於虎狼不如坐以待之索水盜十隻步置誦訣飲水斛許頃之盜二十餘人至景春盡腹中水嘆之盜俱僵卧如被縛者哀祈云知是胡師聊相戲耳景春乃釋之後其子詐為盜戲父景春行術制之子遂卒

鄮字音義

鄮字有兩音在五歌韻者音嗟在十五翰韻者音贊其字出於周禮而後為地名字書於兩韻訓釋皆同蕭何封鄮侯當作嗟音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鄮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可証考漢書地理志鄮有二邑其在沛縣者音嗟蕭何初封之邑在南陽縣者音贊光武時蕭何子孫所封而野客叢書云鄮侯皆當音贊未識何據郎仁寶云鄮有四音前二音之外一祖管切音纂一祖丸切音攬惟前二音可加於蕭何餘非其宜

牂牁

牂牁蜀地郡名葉夢得玉澗雜書牂牁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楚躡伐夜郎躡至牂牁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可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畧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

柯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牂柯伐此樹。吳晉間此語猶存。今人但知郡名。絕無知是繫船筏也。

乞丐

乞丐同。乞也。然與人亦可稱乞。稱乞。漢廣川王越傳云。妃陶望卿。主繒帛。盡取善繒。乞諸宮人。顏師古曰。乞。遺也。朱買臣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乞之。又宋書。明帝陳貴妃。始有寵。一年許。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又齊書。鬱林王毀世祖招婉殿。以乞閹人徐龍駒為齋。又梁蕭惠開。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劉希微償責。

興亡數合

宋藝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全城降。後三百年丙子。帝熲為元虜。失江南。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亦以己卯宋亡於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方四歲。名德焜。即顯也。顯德二字恰合。廟號皆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降於元。事若相符。更有異者。七修類藁。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狀貌。與藝祖絕相類。其後殺太宗子孫殆盡。而伯顏下臨。

安有講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伯顏分毫無異。報應不爽如此。

索疆索殿

宣和遺事。徽宗即位一夕夢錢武肅王引御衣乞還兩浙舊疆。未幾韋妃誕高宗。後都錢塘百有餘年。錢璆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夸堅續志。宋理宗一夕夢二番僧曰。二十年後當還我此殿。及覺以問宰相馬廷鸞。馬為美詞以對。理宗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之。不知夢僧取殿者。後為五寺之基。番僧楊璉真珈主其地。是其驗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逆數至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一月兩日

弘治中。洞庭東山黃訓。為諸生時。渡湖覆舟。水中若有人云。死却罷。又若有人應之曰。一月兩日。如何死得。因飄至湖濱獲救。後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到任三十二日卒。

象棋車馬

雲谷卧餘。象棋中。車行當從馬。馬行當從車。蓋馬之為物。騰蹕無前。縱橫如意。車以轉輪邪施而行。從日字格。正轉輪象也。有物礙之則不行。尤肖車義。今車直行。馬行

曰應是後世彼此相訛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皆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後偶閱續博物志。載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有疑為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淫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灸之。蟲慄動。一女奴臉唇間動。訊之。乃竊器者。按續博物志。稱為晉李石撰。但中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抑書或成於宋代歟。

伏突

史言李光弼將戰。納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偶閱顏魯公作光弼神道碑。曰。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鞞中。義不受辱。乃知伏突刀名也。穀梁孟勞魯之寶刀。人猶知之。此則世鮮知者。故錄出之。

獨孤信側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北周獨孤信事。今孤德案周書載。信在秦州。因獵。回日。

幕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東漢尚風節林宗人望士人樂效猶為恆理若信武官處偏安之世而能風動如此為尤奇也

女儒

前秦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製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汝可傳受勿令絕世宋氏諷誦不輟屬天下喪亂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壽壽周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五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為文宣君賜侍婢十餘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按自古無女儒韋母宋氏學行如此豈在高堂伏勝下乎雖非男子亦當俎豆千秋也

緹縈

肉刑自虞夏至漢歷二千餘年。文帝以緹縈上書。悲憫其意。始下詔除之。遂為千古斷此至慘之法。人知漢文之仁。而不知緹縈實啓之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緹縈有焉。後世當置仁孝賢媛祠。以俎豆之。

儂家

傳奇中。女子自稱曰奴家。語甚俗。蘇東坡詩云。應記儂家舊姓西。後之編傳奇者。當稱儂家為雅。然在末字之女。則宜。若婦人。則竟稱妾可也。

周禮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奔非踰牆行露之謂。古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為。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祲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若以奔為淫冶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

太平廣記載張暢嘗持觀世音南譙王義宜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王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輒復斷吏因釋之宋書暢傳不載考暢與王彡謨同時而彡謨傳載蕭斌將斬王彡謨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彡謨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輒以沈慶之諫忽傳呼停刑令守碣磔暢鎖寸斷奇踰彡謨而休文不載何異同若此耶○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以事繫晉陽獄至心誦觀音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此經遂行名高王觀世音經嘗閱普門品若復有人臨當被害及枷鎖繫身者但稱觀世音菩薩名號刀尋段段壞枷鎖自然得解脫合之史書所載可謂信而有徵矣

行馬

晉魏舒李熹輩遜位後帝賜殊禮門施行馬解者以為列馬騎於門以備行遣如朝廷之立仗馬也觀曹攄傳攄為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臣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以為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乃知行馬者即郡邑門前之關馬也解為馬騎誤矣然在漢有曹操與韓遂兩軍會語諸

將請為木行馬。以為防過。則其名已久矣。

轅門

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轅門。蓋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又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外向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樹木外向。亦名鹿角。

寡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有稱寡人者。莊姜云。以勗寡人是也。又人臣亦有稱寡人者。孫過庭書譜。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又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皋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自漢至今。因而不改。

尾微通用

堯典。鳥獸孽尾。史記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古尾微字通用。論語。微生高。微生畝。班固古今人物考。作尾生高。尾生晦。又戰國策與莊子。亦作尾生。而薛方山四書人物考。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水至而死者。未識何據。

明嘉靖中。郭給諫汝霖使琉球。錄載風濤之險。景物之奇。不必言。中一條云。舟中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某人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不可免。則請使臣仰卧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庶使見者取其銀物。而置其柩於山崖。使後之使臣。得以因便載歸。奉使者其危若此。亦可畏矣。

五國城

宋徽宗崩於五國城。向不知在何處。考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北至燕京三千三十里。三萬衛在開原城內。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隋曰黑水靺鞨。唐初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金初都此。後遷於燕京。又全遼志云。五國頭城。有宋徽宗墓在焉。則和議成而梓宮返者。蓋以空櫬給宋爾。奇計却敵。

古人以兵力寡弱。遇強敵猝至。而能却之。最奇者有三。諸葛亮在陽平。魏兵二十萬。奄至。孔明大開四門。焚香洒掃。而走司馬懿。劉琨在晉陽。胡騎圍之。琨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棄圍而去。此二事。人皆知之。夢溪筆談載宋一事。更奇。元豐

中夏寇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甚少人心危懼有老娼李氏得梁陰襲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夏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言愈醜夏人度李終不可得又恐梁之醜迹彰著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然

天女使

廣銷夏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墮一物於庭作颺颺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為天女使五六年始能漢語問其鄉國不能知但云故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為雷取上俄墮希閔庭中

天女相偶

魏書聖武皇帝諱詰汾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謂帝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訖而別及期帝至田所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子孫相承當世為皇帝遂去故時人諺

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林居漫錄。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相繼登甲榜者不絕。冠裳之感。海內無兩。傳司農曾祖。自某縣避地新城。依某氏。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言我某縣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已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為天作之合。遂令諧伉儷。今之躋華要登顯秩者。皆初之所出也。其事若恠。而司農弟立峯民部。載之大槐記中。當與帝武空桑並傳矣。

竹中人

小說載。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紗。聞竹中有聲。剖之得一男。收而養之。後封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賜以玉印。又異苑。建安有篔簹竹。節間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又廊延有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二翁對弈。

避役

南方有蟲名避役。一日應十二辰。狀如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時辰狀。段成式從兄常觀之。○蛇醫。即蜥蜴。擊甕。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闌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醫為親家焉。

擔生

有書生路逢小蛇。因收養。漸大。生每擔之。號曰擔生。後不可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蛇如覆舟。號為神蟒。人往澤中。必被吞食。生時老邁。經此澤畔。人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生謂蛇藏不出。遂過大澤。頃之。忽有蛇來。逐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廻至范縣。令聞其見蛇不死。以為異。繫之獄。斷刑當死。生私忿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汝何負義。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為湖。獨獄不陷。生乃獲免。

蛇吞鹿

有人遊瞿塘峽。時冬。月草木枯落。野火燎其峰巒。連山跨谷。紅燄燭天。忽聞巖崖間。鞠然有聲。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團。墮於平地。近視之。乃一蛇也。遂剖而驗之。蛇

吞一鹿在於腹內野火燒爛墮於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乎有之

主試外聘

雜流登第

外國人進士

景泰癸酉榜

典史中式

記夢

木刻孔明像

長子城

華山蠶君

鹽神炭神

鬻爵

尚父

行香

十石米

無立錐地

瓦盆水花

綠袍女子

堯九男

舞柘枝

樹妖

木中字

木紋如畫

樹化石

獄囚自脫枷杻

偏腸

治難產方

卧胞生

元神見形

瑞雲峰

醉石

活石

廉石

空心髮

蒜髮

破瘤飛雀

孔雀舞

林九姑

人物坐化

帝召李賀

築吳江塔

武侯前知

金姑娘娘

戚公為水神

雞卵異

白團

子類不宜食

字卵

方卵

義熊

蝌蚪伸寃

村叟夢鱉

二鱉吟詩

鱉逐人

夾浦江豚

女丈夫

人妖公案

藍道婆

俗語有本

鏤身

射書擊衣

閻王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簾輯

主試外聘

明初取士。鄉場主試。不必部推。不由欽點。例皆外聘。或出巡按。或出方伯。皆得聘之。不特進士在官者可聘。即請告家居。及非科目中人。現身無官者。但取名望素著。亦得應聘。如洪武士子科。崇德貝清江瓊。曾主浙江鄉試。正統丁卯科。江西吳康齋與弼。曾主南畿鄉試。元武康令沈夢麟入明。五主閩浙鄉試。又元學士滕克恭入明。聘主河南鄉試。蓋彼時人心猶古。以關節賄賂倖中。為可耻。自嘉靖辛酉。無錫吳情主南畿鄉試。所中皆其親故。為人所劾奏。遂定制。南人不得典南試矣。

雜流登第

明高皇初設制科。九流雜職暨僧道。亦得預賓興。多有登第。識小編載。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以抄鈔局副使中式。宣德癸丑狀元曹鼐。以秦和典史魁大廷。正統壬戌。李森。以都察院吏。鄭溫。以松陵驛丞。聯捷。戊辰。燕山衛小旗汪甫。禮部辦事官舒庭謨。景泰庚午。順天解元劉宣。乃盧龍衛軍。聯捷。甲戌。翰林院譯字官吳禎。天順甲申。

劉淳亦譯字官。又欽天監天文生馬愈。成化乙未錦衣衛小旗李旻。戊戌山東舊縣驛丞譚溥聯捷。辛丑榆林衛軍李旦。甲辰岷州衛吏王璠。富峪衛總旗張綸。皆以雜流登第。不知此例廢於何時。使雜職遺賢不克躬逢盛典。為可憾也。教職登鼎甲者。萬曆壬辰狀元侯官翁正春。丙辰榜眼江夏賀逢聖。崇禎甲申。闔門殉節。諡文忠。

外國人進士

明初文教覃及海外。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進士第者。洪武辛亥金濤。乙丑崔致遠。皆高麗延安人。赴闕會試成進士。濤授東昌府安丘縣丞。致遠以不習華語歸還其國為官。未幾以洪倫金義之亂。禁止會試。景泰甲戌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交趾多翼人。天順庚辰。阮文英。交趾慈山人。何廣。交趾扶寧人。成化己丑。王京。嘉靖癸未。陳儒。俱交趾人。阮勤仕至工部左侍郎。陳儒仕至右都御史。萬曆中。高麗許筠許筠。皆舉本國狀元。而筠慨慕中華。以不得試天子之廷為耻。久道化成。於斯可見。

景泰癸酉榜

景泰四年癸酉科順天鄉試中式二百五十名。雜流中式之多。幾及四十人。內儒士十人。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衛令

史一人。衛史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欽天監天文生二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衛舍人三人。軍一人。燕山衛小旗一人。可見立賢無方之意。○按是科解元羅崇岳。江西廬陵人。治詩。以順天香河籍中式。榜後群攻冒籍。詔充原籍學生。丙子。又領江西鄉試三十九名。

典史中式

典史中式。不獨宣德癸丑。泰和典史曹鼐。洪武中。先有建寧吳琬。閩省鄉試中式。以違官程黜。為江夏典史。建文己卯。復中湖廣鄉試。庚辰。成進士。任戶部員外。永樂乙未。福清魯佛。以山西太平典史中式。任馬湖教授。鼐魁大廷。入內閣。故獨傳耳。

記夢

山天樓隨筆載先王父石橋公。年五十。尚艱嗣。郎有總甲王解二者。一夕夢持公移行。途遇一翁及媪。媪抱兒。翁肩錢暨書劍。謂言若非郎之某耶。曰然。曰張公號石橋者。在郎不。曰在。曰是吾子也。數苦艱嗣。吾抱此兒與之。若公事畢。藉若為郵寄。王許之。遂別。投文於府。官怒其愆期。王曰。非敢後也。郎有歛人張某。號長者。無子。適伊父母。以孩托吾寄去。立談少頃。不覺其晏。官怒霽曰。喚翁媪來質實。則宥汝。於是二老負荷以進。官曰。是然。吾為若兒名曰繼祖。翁曰。予族已有名繼祖者。復命之曰節之。

遂留兒及伴兒物。勅令翁媪去。俄遣白馬一。并兒錢書付王。王出府上馬行。倏忽至郎水。即送與先王父。見家已預設香燭以迎。王交兒訖。遂覺心甚異之。黎明急趨告先王父。時萬曆乙亥陽月也。次年是月。而舉先君。所謂繼祖者。初實無之。後有族伯於徽舉一子。與先君同庚同月。偶名繼祖。遂符前夢云。按黃岳先生尊翁諱正茂。號松如。即夢中所授之兒也。

木刻孔明像

嘉隆間。金陵沈越聞見雜錄載。按江西時。過白鹿洞書院內。諸葛孔明木刻小像。諸生焚香供之。詢其所以。皆云其來已遠。未知所由。後觀朱文公年譜。言先生嘗作卧龍菴。祀孔明。即其地。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彼時門人言其微意。有在蓋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江左。委靡頽墜。不能振發。恢復疆土。以雪仇。故於孔明致意焉。惜乎人無有能知之者。

長子城

潞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所築。故以名縣。縣去府治三十里。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萬曆中。余祖麟郊公以府佐攝是邑。云縣素有怪。夜半有衣冠者出遊。或時至

公堂胥吏輩群然走避。以為常縣尹霍腫者。初至疑之。為徙後園數塚。怪仍不止。乃為文具牲醪告焉。其弟忽作鬼語曰。某河南人也。為教官陳某妾。隨署是邑。被嫡陵虐至死。葬我後園西北隅。思欲報之。故為祟耳。霍曰。若此。吾為汝改葬可乎。曰。吾事發當在後三十年。今非其時。改葬無益。自此怪亦止。

華山畿君

朱秉器漫紀宋南徐有一士。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一女。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詢之。得其隱。往雲陽見此女。言及其故。女聞之。感慨不勝。因脫蔽膝。令母持歸。暗藏病者席下。卧之得愈。數日果瘥。一日舉席見蔽膝。持而痛泣。氣幾絕。囑其母曰。他日葬我。須從雲陽過。母如其言。比至女門。牛任鞭策不行。須臾女沐浴粧飾而出。曰。華山畿君。既因我死。我活為誰。君若見憐。棺木為我開裂。言訖棺開。女遂投入。氣即絕。因合葬焉。以為神士冢。樂府有華山畿本與梁山伯祝英台事同。

鹽神炭神

海錄碎事。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俱盡。嗣昭禱天地。俄而城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世崇奉。

之又世紀廩君射死鹽神。

鬻爵

事物紀元載鬻爵始於漢文帝。受是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飛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在漢文之前。此鬻爵之始也。

尚父

古今之事。雖書史所載。亦難憑據。如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武。太公之年。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當以何為準。一友笑曰。以多補少。當以八十為是。

行香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椽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其儀遂行。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

為定式。宋及元明暨國朝至今用之。

十石米

宋蔣津葦航紀談韓彥古為戶曹尚書。孝宗問曰：十石米有多寡？彥古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稱旨。

無立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瓦盆水花

宋餘杭萬延之家。有一瓦盆。冬月注水。冰凝成花。初若茶花之類。久之。跌夢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為梅。或時為菊。或時為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皆交出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一日忽作水村竹屋。斷鴻孤鷺之態。初不可定其色目也。遇凝寒。必燕客觀水花。人亦携酒餽。就其家觀焉。

綠袍女子

朱敖隱于少室山。陽翟縣尉李舒在岳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行至少夷。

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教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纒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教亦下馬入廟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在焉乃途中所覩者也

堯九男

宋許觀東齋紀事載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呂不韋合蓋使事舜時丹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考耳

舞柘枝

宋俞琰席上腐談向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後則易而為柘枝也

樹妖

萬曆丁酉柘城縣報稱本縣柳樹內偶出人物各類人馬冠裳等像為牧童驗拾見

存嘉興如思仁時巡按河南取歸以柳樹內人物示客陳眉公曾見之載於見聞錄已而考之南唐末年溧水天興寺桑木生人長六寸如僧狀左袒而右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令摘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不三年烈祖殂

木中字

茅亭客話偽蜀廣政末成都唐李明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欲進蜀王以為嘉瑞識者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頌曠蕩之恩救民於水火又改太平興國之號識者之言驗矣○又徐鉉稽神錄建康有木工破一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木紋如畫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劉宗言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民皆圖畫供養之

樹化石

貴州兵備道內有山山間有樹不知其名由根而幹盤結成石其枝旁出者悉化為

石。窺其中。則猶有木也。其葉上達。翠色可愛。嘉靖丁巳。兵憲焦希程記其事。後閱白孔六帖。載回紇康于事。斷松投河。三年化為石。豈如茲樹化石。生生不已哉。

獄囚自脫枷杻

宋錢功澹山雜識載謝寶文景溫。初任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但云有囚善作法。枷杻自脫。勢必見害。其家一老僕告之曰。可速往取筆。搦子搦其兩中指。復杻之。必無能為。景溫亟出。用其言。賊法遂不能神。

偏腸

宋顧文薦船窻夜話載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問名醫。無有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既出。不得已。召而問之。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而愈。

治難產方

呪語。一奇僧傳難產方。用杏仁一箇。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外用熬蜜為丸。或滾水。或酒吞下。試之有驗。

卧胞生

見。此俗名卧胞生。吾能治之使活。當大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噉下而醒。六歲中痘。母常下樓謁巫。見一白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母驚踣樓下。神亦不見。以為不祥。然竟無恙。

元神見形

萬曆初。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飢強之食。始破葷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詔獄。

瑞雲峰

吳中太湖石之絕奇者。惟徐罔卿園中之瑞雲峰。峰石高三丈有奇。相傳為朱勔手斲。魁岸離奇。如鬼剗神鎔。蓋玲瓏妍巧。出於天成。朱勔敗。此石棄置荒郊。明初為上堡陳祭酒霽所得。移置舟中。石盤忽沉。覓不可得。僅峙其峰。旋為烏程董氏搆去。載至中流。而船亦覆。乃破貨募善泅者取之。先得其盤。而石亦隨手出。死然劍合延平津。嘉靖中遂為徐氏所有。圍在閨門下塘。前輩稱此石每夜有光燭天。但此石若初

豎主人冢君不利。峰旁又有二峯。亦壯麗。然僅足充瑞雲衙官耳。雁行非所敢也。

醉石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栗里之醉石。廬山記曰。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餘人。號曰醉石。

活石

天都載海陵聖果院有石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疑為活石。又衡州府羊角山石。其活尤異。石在府治樵樓前。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之。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石。復合。人亦不知所往。

廉石

晉陸績為鬱林太守。罷歸。不載寶貨。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蘇。因置其門。號鬱林石。向在臨頓路。吳文定匏菴集有廉石記。天順間。移置察院前。又齊書。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惟清廉太守得見。愿往觀。清徹無隱蔽。愚謂此石。真可名廉石。

空心髮

俗謗以蘇人髮盡空心。蓋謂髮無中虛。理譏蘇人作事空虛也。不知人之髮中無有實。酉陽雜俎載魏有句驪客善用鉞取人髮。斬為數段。以鉞貫取之。皆聯絡相承。可見髮皆中虛。不獨蘇人為然也。設使天下獨蘇人之髮空心。正見蘇人玲瓏剔透處。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斑白者。目之曰蒜髮。輟畊錄作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廕於髮也。東齋紀事云。蒜髮猶言宣髮也。本草無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陸德明云。易說卦。巽為寡髮。寡本作宣。黑白雜為宣髮也。○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破瘤飛雀

三國志註中載華佗破瘤飛雀事。人為理之所無。而聞奇錄載唐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眇忽癢。生一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恆壓其目。至不能開。堯封患之。飲之酒。醉而剖去之。言吉不知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乃知華佗事非妄也。

孔雀舞

孔雀出滇南。續漢書云。出西域條支國。一名孔都護。又名文禽。李昉名曰南客。康熙癸未。人餽劉藩憲二孔雀。養於財帛司行宮。已死其一。甲申春。予往觀。見其尾長數尺。金碧晃耀。遇婦女服錦綵者。則舞。舞則奮張其尾。團如錦輪。吳都賦所云。孔雀綵綴羽而翱翔。是也。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松固輪困成林。而柯九出。祈禱者雲集。靈應如響。福清毛秉義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書券告貸。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絹裹金數九十。義得之大喜。持歸。數年息千倍。初無償意。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義但盛為供具。枝詞軟語。終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即匿其子於師家。戒勿出。姑曰。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爾居。義復為之備。數日火起。義有叔曰孔墀。亦在救焚。姑告之曰。公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義如義者。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索又不與。吾非欲奪其所有。祇還其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中萬曆甲戌進士。任戶部郎。

人物坐化

說儀載僧伽坐化謂跌坐而化僧會立化謂端立而化僧志閑行化謂隨行隨化鄧隱峯倒化謂倒立而化不知物亦有坐化者唐雜志有坐化鸚鵡焚之有舍利後山談叢廬山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狢獾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夷堅志宋天柱寺有立化雉青州大聖院有坐化蝦蟇天慶觀有立化犬衢州七星橋有蹲化羊吾蘇瑞光寺放生池有立化雞洞微志僧卞驄遊五臺將歸有僧以書托寄東京勃賀至京不見其人一日郊遊見小兒逐大猪云勃賀勃賀問之云此猪能令猪群不亂逸愛食薄荷故名以書投之猪食之即人立而化帝京景物畧萬曆中建慈惠寺有伏化蜘蛛物有夙根信然。

帝召李賀

上帝召李賀記白玉樓事新舊唐書皆不載惟見於李商隱小傳云聞之長吉姊嫁王氏者千古傳之遂為佳話又宣室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月圓凝虛殿命賀與文士輩纂三章天上差樂願母無以為念豈因賀母之夢而商隱遂神其說云

萃吳江塔

吳江塔歌側已久。康熙癸未春。縣令出示募人修整。久之無人應募。忽於夏間有人投詞云。能正塔。令奇而面詢之。問用工費若干。答云。所費不多。止用壯夫一百二十人。棺板一百二十塊。各帶畚鋤。豫備大土基若干。至期衆工酒肉食之。須飽。令以其言太易。忽之。數日後。定期六月十八黃昏起工。至期大風雨。役衆工搜去塔脚一處。泥土各以板從低處敲起。而以土基塞之。其人於四周遍視。衆工但聞風濤聲。如是者一晝夜。至暮風雨亦息。人視塔已正矣。

武侯前知

隋書。史萬歲征南寧。夸入蜻蛉川。經大小勃弄。見諸葛武侯紀功碑云。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乃倒其碑而進。蜀古續記。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謂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不得為武。欲折毀之。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上云。測我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遂令郡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宋史。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於右。青果立之其右。後為震雷所擊。孔明歷歷前睹。若此。真神人哉。

康熙癸未夏吳中乏雨有人自江北來傳有一婦起柴舡行數里即欲去云我非人
乃驅蝗使者即俗所稱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該有蝗災上帝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
江收取麻雀等鳥以驅蝻蝗汝傳諭鄉農凡有蝗來稱我名即可除船錢百文在汝
家門首可歸取之俄不見已而常州一帶果有蝗從北來鄉農書金姑娘娘位號揭
竿祭賽蝗即去後聞人言崇禎庚辰辛巳間向有金姑娘娘紙馬六十年來並不刷
印至今歲復興大獲其利予家庭中秋間果無鳥雀至冬復集

戚公為水神

餘姚戚文湍潮景泰辛未進士與丘文莊潛友善以編修服闕上京渡錢塘江忽風
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大夫九人帶劍乘馬飛馳水面舟人大恐戚曰我知之矣
推窻九人下馬跪拜戚曰若非桑石將軍九兄弟耶曰然戚曰去我喻矣九人等皆
散戚命返棹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
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旗幟見耀填擁有頃公卒車騎前後呼衛隱隱入空而沒後
文莊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請見夫人曰吾編修戚
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友善義不容坐視特來報知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

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眾舟皆溺。夫人至京。白其事於文莊。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為文祭之。楊用修載其事於丹鉛錄。

雞卵異

奇聞錄載。唐詢家庖妾携雞卵數枚。忽一墮地。中有觀音像坐蓮花。傍列善財龍女。淨瓶柳枝皆具。舉家驚異。取以供奉。遂棄其餘不食。又天都載。唐文宗以長安中。緇徒日眾。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法會。尚食吏修御膳。烹雞卵。方燃火。忽聞鼎中有聲。聽之。乃群卵念觀世音菩薩也。吏具以聞。文宗歎曰。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并詔尚食吏。自後無以雞卵為膳。

白團

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賀拔虎為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証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白團雞卵也。虎謂人曰。食子類。其罪不減於殺生也。

子類不宜食

支遁幼時與師論物類。謂雞卵生用。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離行。頃之俱滅。遁感悟。遂蔬食終身。又齊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楮澄投

以蘇汁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雛頭脚羽翅皆具又梁時有一婦以雞卵白和泚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有數雞雛之聲又宋東平董瑛知澤州將嫁妹人餉雞卵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供晨餐瑛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着裙帔而跛足旦起頰面適要取卵二十三枚過瑛方憶昨夢命舍之求牝雞分抱皆成雞惟一雌者病足瑛自是不殺生

字卵

碣石剩談琴川有老婦養子數歲就村塾每午歸必索啖一日母雞方生一卵命取充啖兒諦視驚云卵有楷書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爾生字畫精楷若鐫刻者然眾相傳玩咸為怪異未幾頓遭回祿或者其兆云

方卵

烏卵皆圓烏卵而方有白無黃一人於烏巢中得一方卵破之果然見成丁百鳥志

義熊

王慎旃言聖師錄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

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與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出。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跳出。遂得活。

蝌蚪伸冤

聖師錄。天啓中。紹興郡丞張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所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張有力。挈二屍起。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頃復活。曰。我商人也。見二人肩兩筐。蝌蚪適市。傷之。購以放生。二人曰。此皆水淺。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放生池。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殺之。奪其金。張命亟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五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村叟夢鱉

夸堅志。乾道中。崑山近海村中。一老叟夢河內泊大舟。舟中罪人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來。各哀呼求救。繼而舟師攜錢詣門。糴米寤而怪焉。迨旦啟戶。岸下果有一舟。

舟子市米與夢合。亟趨視滿艙皆鱉也。細縛莫展詢其所之。曰：販往臨安。叟悚悟此夢。問所值若干。索錢三萬。叟如數買之。盡解縛放諸水。是夜夢數百人被甲於門外。唱連珠喏。驚出視之。相率列拜。謝再生之恩。令君家五世大富。一生無疾。壽終生天。自是叟愈康健。生計日益。

二鱉吟詩

建炎末。王承可侍郎居分寧田舍。一夕夢黑衣男女約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於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晨閒步門外。逢村民負鱉來。傾置地上。二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惚如夢中所見。遂買而投諸深溪。夜復夢二黑衣人來謝。且吟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意。

鱉逐人

大理司直陳棟嗜鱉。所居山邑。艱於得。隨得則食。紹興壬戌。夢適通衢。見鱉二十餘。出水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鱉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登床。鱉競緣四脚而上。棟大怖。謂曰：我無食汝意。何為見迫。叱之而寤。明旦啟門。有僕持劉元中書。致一竹簍。餉鱉二十八頭。視之絕類。昨夢所覩。元中僕善捕鱉。赤手行水際。察

砂石間。則知驚所隱。日獲數十。以施親黨。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矣。

夾浦江豚

聞見錄。三吳雖稱澤國。素無潮汐。萬曆丁丑間。夾浦橋瓜涇港口。有二大江豚。吹浪鼓風。舟多覆溺。漁人不敢網。網即膺禍。又有一小者。似獺非獺。似豚非豚。夜則潛入沿涯民家。卧榻鼾睡。人弗敢逐。逐者疾作。歷年洪水為災。田禾湮害。橋梁崩圯。比及三載旱荒。而是怪亦漸滅矣。

藍道婆

碣石刺談。嘉靖中。瑞州府有藍道婆者。身具陰陽二體。無髭鬚。因束足為女形。專習女紅。極其工巧。大族多延為女師。教習刺繡織紉之類。即與女子昕夕同寢處。初不甚覺。至午夜陽道乃見。因與淫亂。後至一家。女徒伴宿。藍婆求奸。女子不從。尋與父母語其故。因令老嫗試之。果然。首於官。捕至訊實。以巨枷遍遊市里。女子曾失身者。縊死甚眾。道婆仍杖死。所以人家三姑六婆。不許入門。以此。

俗語有本

里巷長談。出於史書者。廣集三卷。載之詳矣。茲更得數十則。人謂愚者。曰不知鼎鼐。

爾雅釋草云。蒹葭。注似蒲而細。不知葦董者。即不辨菽麥意。事不堅確者。曰活脫。釋草云。倚商活脫。注草生江南。高文許。大葉莖中有瓢。正白。活脫者。靡然如草意也。隱跡曰畔。陳後主時。謠曰。齊雲觀。寇來無處畔。事穩當曰妥帖。杜詩。千里初安帖。饋人曰作人情。杜詩曰。粗教作人情。官之職掌曰管事。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不正曰差路。差去聲。唐詩云。枯木巖前差路多。虛而少實曰空頭。北史斛律金傳。空頭漢合殺。習氣曰毛病。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熱而不甚曰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

鏤身

古人多有鏤身為飾者。蓋文身雕題之舊習也。越人以此避蛟龍之患。南中有繡面老子。裸人刺胸前作花。蜀將韋少卿胸刺張燕公挽鏡寒鴉集詩。荆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樂天詩。蜀市趙高背鏤毘沙門天王。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亦背刺天王。又有一道士。為郭威馮暉雕刺。刺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他日雀銜穀。雁出瓮。則爾曹亨泰目也。後郭祖秉鬣。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暉之雁。亦自瓮中累累出矣。是時暉亦秉鬣。一

時之雕刻却寄先徵奇哉。

射畫擊衣

太公金匱載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此魔術之所由始。顧長康畫隣女。針之而心痛。拔針而愈。亦猶是也。若史記索隱所載趙襄子允豫讓擊衣之請。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中有血。襄子回車。車輪未轉而亡。則精誠所注。氣固足以攝之矣。

女丈夫

古來女子。詐為男而有官位者。南齊時。東陽婁逞。能慕解文義。變丈夫服。仕至揚州議曹錄事。商丘木蘭。代父征戍。十年而歸。除尚書不受。杜牧之有木蘭廟詩。五代女子黃崇嘏。易男服。作司戶叅軍。治事明敏。胥吏畏服。惟與老姆同居。唐貞元末。有孟氏者。三原董橋店媪也。彭城劉頗。自渭北入城。宿店中。見媪年可六十。衣黃衣大裘烏帽。跨門而坐。問左衛曹李士廣何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廣問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譽為妻。譽為朔方兵馬使。日在汾陽王左右。而吾貌酷與譽類。譽卒。

汾陽傷之。遂衣丈夫衣冠。投名為營弟。在前職事汾陽。寡居十五年。汾陽薨。吾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莞獨嫁此店潘老為妻。生二子。曰涵曰渠。後媪年百餘歲卒。蓋貌同一異也。男服二異也。累奏為御史大夫。三異也。七十又嫁。又生二子。四異也。壽百餘而卒。五異也。事載乾牒子。又劉士珂赴選。晚入徽安門。旅店皆滿。惟一肆閒寂。一人倚劍立門。珂因留徽。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卽君晚膳。引珂擁爐飲酒。昏時共被。乃婦人也。囑珂勿與他人語。訊其所由。則功臣李抱玉主課。青衣石氏。因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見唐雜記。又四川西充女子。代父從征。以功授都尉。歷官數載而歸。嫂見其腰軀肥大。疑而嘲之。女乃置酒。邀親里會飲。剖腹以示無他。人皆敬而哀之。葬順慶鳳了山。翁仲猶存。名都尉塚。見碧梧雜錄。又元末保寧女子韓氏。年十七。遭兵亂。慮為所掠。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居兵伍中七年。人莫有知者。後從王玲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攜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之。又弘治中。金陵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喪母。父攜之行。販江北。乃假粧為男。父死。改姓名曰張勝。合鄉人李英為夥。六年歸。仍處子。英後聞之。求娶。善聰堅拒之。事聞三廠。勒為夫婦。

人妖公案

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奏犯人秦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軍籍。李大剛姪。幼賣與榆次縣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聞大同府山陰縣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生法。暗行奸宿。一十八年。未曾事發。冲頭拜為師。將眉臉紋刺。分作三縷。戴上髮髻。粧作婦人。就彼學女士描剪花樣刺繡等項。盡得其術。隨有任茂。張端。楊太。王大。喜。任昉。孫咸。孫原。七人。復投冲學。各散去訖。三年三月。冲歷大同平陽等四十五府州縣。探聽人家出色女子。即投中人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奸宿。若有秉正不從者。隨將迷藥噴於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呪使之不能言動。即行奸宿。復念醒昏。呪女子方醒。冲再三陪情。女子隱忍不言。任兩三日。又復他之。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晉州聶村生員高宣家。宣留在南房宿。宣婿趙文學強淫之。冲不從。文學摔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情犯醜惡。命磔於市。并命搜捕任茂等誅之。

閻王

韓擒虎之將逝也。人有疾走至某家者。稱欲謁王。因問何王。曰閻羅王。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又蔡襄病革。遵化守李遵。夢神人紫綬金章。自云欲逐代。

者。遶詢之神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襄薨。遶挽之曰。不向人間作冢軍。却歸地下作閻王。本擒虎語。

聖欽餘集卷四終